蜀山劍俠傳/1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三九回　入穴仗靈猿 火滅煙消奇寶現　驚風起鐵羽 大鳴地叱雪山崩

下一回▶

黎半風因姑婆嶺後山麓雲林岡一帶已離凝碧崖不遠，知道峨眉不久開闢五府，常有敵派高人經過，本不敢前往生事，偏又捨不得昨晚所見的寶物。便囑咐兩個徒弟，去時不可造次，務要見機行事，問明瞭那人的來蹤去迹，昨晚是否殺人，再行下手。自己在後，暗中接應，暫不露面，以防遇見峨眉敵人時，好措詞搭話。誰知晁、柏二人俱是少年喜事，報仇心切。對面商風子更是急性。晁敏還沒問明敵人來歷，柏直在後面一眼看到風子兜囊，纔出聲一喊，兩個便跟着動起手來。黎半風原是隱身在側，相隔甚近，首先發覺風子身旁暗藏有寶。再一細看二人資稟，竟勝過自己徒弟好幾倍。默察來蹤去迹，料知是峨眉門下新收弟子，既愛其寶，又愛其人，滿想兩得。肯甘心歸順自己門下，固然是好，不然生擒回去，日後也有好大用處，所以始終未下毒手，欺着敵人不會飛劍，由晁、柏二人去將他制服。不料峨眉劍法竟是神奇非常，兩下爭鬥了一陣，並無勝負。同時晁敏的飛劍比着雲從手中那口霜鐔劍還有相形見絀之勢。恐耽延下去，被峨眉派中能人走來，遇上不便。正想行使妖法，忽被風子撒手一飛鐲，因爲輕敵太甚，猝不及防，鐲雖沒有打中，卻被身後斷石碎塊連壓帶激濺，脊背頭面連捱了好幾下，怎不怒發如雷。口中唸唸有詞，將手往前一指，頭上便飛起九道黃光，光中裹着九根飛叉，直往雲從、風子頭上飛去。

雲從、風子用步法迎敵空中飛劍，本已喫力，哪裏還經得起這麼多的飛叉，沒有兩個照

面，已受了好幾處傷。所幸妖道心還未死，打算逼着二人投降，未下絕情，纔得暫延殘喘。二人被空中飛叉、飛劍圍繞，耳聽妖道師徒齊聲喊着：「肯降便活！」正在死命支持，危急萬分，忽見眼前又是兩道青黃光華一亮，閃出兩個道裝矮子。以爲敵人又加添了幫手，剛自驚惶，猛聽雙方喝罵之聲，又一眼瞥見空中黃光分開大半，與來人青黃光華鬥在一起，纔知是友非敵。正暗想那光華之色不對，猛覺眼前一黑，傷處疼痛，便即暈倒在地。那來人是米、劉二矮，因從卦象上看出本門有人在中途遇難，便向英瓊討命，前去接應。一到便認出雲從、風子的峨眉劍法，被飛叉真人黎半風困住，連忙上前救應。交手不多一會兒，雲從、風子已經受傷倒地。那黎半風初見二矮飛來，以爲同黨。及見他們一到，竟相助敵人，同敵自己飛叉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手指處又發出兩套飛叉，同時便要施展妖法取勝。那米、劉二人自知不是妖道敵手，見雲從、風子倒地，本想上前搶了，借遁光地行逃回山去，偏偏敵人飛叉如驟雨一般打來，應付尚且不暇，怎能救人？眼看黎半風招呼兩個小妖道，要將雲從、風子擒走，忽聽空中一聲鵰鳴，接着便見兩道光華一齊飛來。定睛一看，來者正是神鵰，鵰背上坐着袁星。一到便直入黃光叢裏，長臂起處，那兩柄長劍的光華便如神龍離海、青虹貫日一般，上下翻飛，疾如閃電。黎半風一見這厲害的鵰、猿，知道尋常妖法絕難取勝，便從身上取出一面小幡，方要招展，忽然身側有人喝道：「大膽妖孽，敢在此間放肆！」言還未了，從斜刺裏一道金光比電閃還疾，直往黎半風手上那面妖幡飛去。黎半風聞聲注視，早看出來人是誰，嚇了個魂飛膽落，連忙回身逃走，祇怕不及。金光過處，黑煙飛揚，黎半風手上妖幡折爲兩段。還算妖道見機得快，沒有受傷。二矮、袁星見來人是個中年女尼，知是本門前輩，上前拜見，一問法號，正是元敬大師。

原來黎半風受了萬妙仙姑許飛娘的蠱惑，師徒三人來到姑婆嶺後山行法，準備異日三次峨眉鬥劍，暗害秦紫玲姊妹。自以爲多年不曾出世，又和峨眉派無甚仇怨，佈置下手均極嚴密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事完自去，等到兩下里對敵時節，再來發動。不承想妙一真人早已防到敵人的各種陰謀，預先派了醉道人和元敬大師巡視全山，探察一切。黎半風到的第一日，便被醉道人在暗中看出他的行迹詭祕，當時本要下手除害，元敬大師卻主張從緩。一則黎半風洗手多年，新惡未著；二則敵人一計不成，定生二計。不如欲取姑與，聽他施爲，暗中將他的虛實探明，預先想下防禦之策，到時再將妖法破去，以挫敵人銳氣。當下議定，每值黎半風行法之際，便由元敬大師用玄門隱遁，另由別的地方穿入地底，察探細情。幾天過去，知道敵人是借了鳩盤婆的攝心鈴和一道魔符，煉那因意入竅小乘魔法。雖然厲害，祇要在事前知道底細，凝碧仙府仍有剋制之寶，不足爲害，越更放心。

這日路遇矮叟朱梅，特意在黎半風面前現身示警，黎半風仍是無所覺察。雲從、風子無心中顯露寶鏡，計殺妖道師徒，醉道人和元敬大師俱已看在眼裏。後來黎半風師徒追去，本要上前救援，猛想起妖道空巢而出，正好趁此時機暗入地底，先將那攝心鈴破去，減去異日妖法許多阻力。那攝心鈴也是魔教中一件至寶，破時又要保存原來形式，不使敵人看出形迹，甚是費手。元敬大師和醉道人到了黎半風行法的地方，各運玄功將飛劍煉到細如遊絲，穿入鈴孔，將鈴中一粒晶丸磨去，換了元敬大師小半截髮簪，施了法術，使它照樣發聲。算計那鈴輕易不會振動，不到動手時節，不致被敵人看破，纔趕出來，去救雲從、風子。元敬大師剛一露面，便將黎半風嚇退。那兩個道童見勢不佳，也各用妖法遁走。鵬、猿、二矮還要追趕，被元敬攔住。給雲從、風子服了點丹藥，吩咐送回仙府，仍會合醉道人前去行事。不提。

那黎半風逃回山去，不多一會兒，兩個道童也一同逃了回來，一問敵人，並未隨後追趕。先疑蹤跡敗露，存身不得，好生後悔。想要離去姑婆嶺，又因所煉妖法祇有兩夜便要功行圓滿，又覺可惜。想了想，敵人既未追來，想是逃走得快，藏身之處又在地底，所以未被發覺。還是冒一點險，多加小心，將法煉成之後，再行離去爲是。師徒三人便在地底潛伏了三日兩夜，剛將一套魔法煉完，便相率出了地底。仍由兩個道童瞭望，悄悄用邪法將行法之處封閉，離開峨眉，去尋許飛娘覆命。那攝心鈴、因意入竅魔法，三次峨眉鬥劍時自有交代。

神鵰、袁星和米、劉二矮護送雲從、風子到了飛雷崖，見了英瓊。正值芷仙要英瓊命神鵰去擒捉野味，回來醃腊，余英男忽然定要跟去。英瓊因英男大難已過，平時擒捉野味的地方相離峨眉不遠，料必無事，便命袁星保了同去。米、劉二矮將雲從、風子送入凝碧仙府，走至太元洞前，正遇齊靈雲陪了玉清大師一同走出，米、劉二矮說了經過。玉清大師略看傷勢，說是無妨，少時服了丹藥，當日便可痊癒。吩咐靈雲送入洞內紀、陶二位道長房中，請紀道長調治。米、劉二矮正要托起雲從、風子，玉清大師忽然喚住問道：「你二人從後洞來時，可曾看見余仙姑麼？」米黶便將英男騎着佛奴，帶了袁星前去擒捉野獸之事說了。玉清大師便命二矮速將雲從、風子送入洞府，回來候命。二矮聞言自去。

玉清大師笑對靈雲道：「昨晚我略露口風，英男便警覺。她知無此劍，也難與三英二雲並列了，祇生性太急了些。」靈雲便問何故？玉清大師道：「英男師妹因開山盛典在即，門下弟子祇她一人道淺力薄，連口好劍都無。雖有英瓊妹子送她的一口，偏又本質不佳。昨晚因聽我說起法寶囊內藏有幾口從異派手中得來的好飛劍，意欲在開府時，分送給幾

個新進的同門，她便示意求我挑一口好的相贈。我笑對她說：『你是本門之秀，三英之一，怎便看上異派之物？你的寶劍自有，每日閒着，祇不去找，卻要這個則甚？』她便請我給她指點一條明路。我來此無事，也爲她無劍可惜。仙府珍品雖多，都遠比不上紫郢、青索。曾代她算過，知道她應得一口好劍，雖仍非紫郢、青索之比，卻也相差不甚遠。經她一磨，我又給她占了一卦，卦象竟是甚奇，大概一出門便可到手，劍也是在那裏等着她的。那藏劍的人與她頗有淵源，得時也頗費一些周折，並且此行祇宜獨行，卻又要假手一個異類。我因她得劍時，既不能約了衆姊妹同去，而得劍以後，又有仇敵從旁劫取，以她能力萬非敵手，當時再三勸她不要心急，容我今日和你把開府一切應辦之事佈置定了，然後想好主意，由她一人先去取劍，算準她得到手後，再派人前去與她接應。她卻這般性急，恨不能今日便到了手。因我說了一句借助異類，便騎了佛奴，帶了袁星同往。劍是一定可得，祇是難免遇見大敵。雖說她大難已過，不致兇險，總是不可不防。那阻礙英男的敵人，正是米、劉二人以前同黨，命他二個急速跟去，便無礙了。」正說之間，米、劉二矮已經事畢覆命。玉清大師示了方略，米、劉二人領命自去。不提。

且說英男的心事，已在玉清大師口內說出。她從小就飽經憂患，自被英瓊救回凝碧仙府，借靈泉、溫玉、仙丹之力，復體還原之後，見英瓊已是一步登天，自不必說，其餘諸同門個個英姿仙骨，都一個賽似一個，自愧弗如，滿腹俱是豔羨欽服之心。雖然時常虛心請益，從來祇在本分內用功，並沒絲毫過分的要求。再加上人既絕頂聰明，性情又復溫和異常，對誰也是一樣親熱，分不出一點深淺。因此除英瓊共過患難，是她至交外，所有仙府同門，個個都成了她的莫逆。祇爲開府在即，聽靈雲說，到日教祖回山，不論同門新舊、本領高低，俱要當衆將自己藝業施展出來，給師長評定。英男雖是柔順服低，人總是向上的。因見仙府同門俱有師父仙劍，自己僅有英瓊送的一口得自異教的飛劍，本質既是下品，而且那劍經過邪法祭鍊，僅能作爲平時練習之用。如改用本門心傳，下苦工夫將它煉好，似太不值，煉起須時，也來不及。聽說玉清大師收了幾口飛劍，雖然得自異派手內，劍的本質卻要好些。因見玉清大師平時對她甚好，估量去要，不會不肯。及至被玉清大師一點破，恍然大悟。暗想：「英瓊得那口紫郢劍費了多少事，喫了多少辛苦，千莫神物，豈能隨便到手？久聞玉清大師占驗如神，何不前去試它一試？」便問明瞭大師劍的方向，想背人先和英瓊商量一下。到了後洞一看，同門好幾個在彼，不便將英瓊喚開說私話，祇好暫時祕而不宣，省得徒勞，不好意思。正趕上神鵰奉命擒捉野獸，去的方向恰好正對，便借騎鵰飛行閒遊爲名，帶了袁星同去。

在鵰背上飛行了一陣，乘虛御風，憑凌下界，覺得眼界一寬，甚是高興。暗忖：「玉清大師雖從卦象上看出神物方向，卻未說準藏在哪裏。茫茫大地，宛如海底撈針，何處可

以尋找？」不由把來時高興打退了一半。知道鵰、猿俱是靈通之物，玉清大師又有借助異類之言，想了想，無從下手，祇得對鵰、猿道：「我余英男昨日受玉清大師指點，說我該得一口仙劍，就應在前途和二位仙禽仙獸身上。我肉眼凡胎，實難找尋，千萬看在你主人分上，幫我一幫，把它得到，真是感恩不盡！」說時，袁星原在英男身後扶持，聞言剛要搭話，那神鵰已經回首，向着英男長鳴一聲，倏地雙翼微束，如飛星隕瀉一般，直往下面山谷之中投去。英男望見下面崖轉峯迴，陂陀起伏，積雪未消，一片皚白，日光照上去都成灰色，祇是一片荒寒人迹不到的絕景，以爲神鵰發現甚麼野獸。及至落地一看，神鵰放下英男，便將雙翼展開，往對面高峰上飛掠過去。英男見那山盡是冰雪佈滿，一片陰霾，寒風襲人，乃完全荒寒未闢境界，休說野獸，連飛鳥也看不見一個，不知神鵰是何用意？方在猜疑，忽然一陣大風吹起，先是一陣輕微爆音，接着便是驚天動地一聲大震。定睛一看，對面那座雪峰竟憑空倒將下來，直往側面冰谷之中墜去。那峰高有百丈，一旦墜塌，立時積雪紛飛，冰團雹塊，瀰漫天空，宛如數十百條大小銀龍從天倒掛，四圍都是霧縠冰紈包擁一般。那大如房屋的碎冰塊紛紛墜落，在雪山深谷之中震盪磨擊，勢若雷轟，餘音隆隆，震耳欲聾。就在這時，耳際似聞神鵰鳴聲。仰面一看，神鵰飛翔越高。袁星站在身後兩丈遠近，用長臂向着空中連揮。再看神鵰，祇剩一個小黑點，祇管時隱時現，盤旋不下。英男尚以爲神鵰是將自己放落，好去擒捉野味。知道袁星能通人語，正想再說那剛纔尋劍之話，連喊數聲，叵耐雪聲如雷，兀自不止。走將過去一看，祇見袁星面向對崖，定睛注視着下面的奔雪，連眼都不瞬一下。剛走近前，忽見袁星將手連擺，指了指天上，又指了指下面的山谷，又叫英男將身隱伏在近側一個雪包後面。英男猛地心中一動，剛將身伏倒，便見谷中雪霧中衝起一道五色光華，直往空中飛去。轉眼追離神鵰那點小黑影不遠，忽然往上一昇，一同沒入雲中不見。

袁星連忙站起，喊聲：「余仙姑，快隨我走！」說罷，拉了英男一把，首先往谷中躥了下去。英男聞言，靈機一動，連忙飛身跟了下去。英男稟賦既佳，輕身功夫又好，身體更是在冰雪寒霜中經過淬鍊，脫劫以後，又多服靈藥仙丹，日近高人，端的奇冷不侵，身輕如燕。不一會兒，一路履冰踏雪，到了下面，見袁星在前，徑往雪塵飛舞中鑽了進去。趕到跟前，竟是三座冰雪包裹的洞穴，裏面火光熊熊，甚是光亮。入內一看，洞內寬大非凡，當中燃着一堆火，看不出所燒何物。到處都是晶屏玉柱，寶幔珠瓔，流輝四射，光彩鑒人。英男萬沒想到寒荒冰雪中，會有這般奇境靈域，好生驚奇。原來那洞本是雪山谷中一座短矮孤峰，峰底有個天生古洞。因洞外峰頂終年積雪包裹，亙古不斷，再加谷勢低凹，那峰砥柱中流，山頂奔雪碎冰到此便被截住，越積越高大，漸將峰的本形失去，上半截全是凝雪堅冰。雪山冰川，少受震動便會崩裂，哪經得起適纔神鵰雙翼特意用力一扇，自然上半截冰雪凝聚處便整個崩裂下來。英男見洞中不但景物靈奇，而

且石桌冰案，丹爐藥竈，色色俱全，料知必有仙靈盤踞。袁星既將自己引到此間，必與那口寶劍有關。方在定睛查看，忽見袁星拔出雙劍，朝室當中那團大火一揮，立時眼前一暗，火焰全滅。猛聽袁星又高叫道：「寶物到手，仙姑快些出去，省得對頭回來撞見不便。」英男聞言，又驚又喜，連忙縱身跳出。袁星業已躍向前面，往崖上跑去，兩手抱定大有五尺、形如棺材的一塊石頭。英男跟着袁星一路飛跑，躥高縱矮，從寒冰積雪中連越過了幾處冰崖雪坡，直到一個形如巖洞的冰雪凹中鑽了進去。袁星纔將手中那塊石頭放下，說道：「仙姑的劍想必藏在石中，祇沒法取。待我去將佛奴喚回，帶回山去，再想法吧。」說罷，便自走出。

英男往那石頭一看，石質似晶非晶、似玉非玉，光潤如沐。正中刻着「玄天異寶，留待余來；神物三秀，南明自開」十六個凸出的篆書。細玩詞意，心中狂喜，知道是前輩仙人留給自己的。「南明自開」，想必要用火煉。用手一捧，竟是沉重非凡，何止千斤。暗忖：「自己不會飛行。袁星抱着它跑了一路，已累得渾身是汗。除了神鵰此時回來，帶了回去，求衆前輩師伯叔與衆同門行法打開，更無法想。適纔那道五色光華，必是藏石之人，本領定然不小，萬一回洞發覺追來，怎生抵敵？神鵰怎地去了這一會兒還不見回來？」想到這裏，探頭往外一看，天空灰雲中，那一道五色光華已高得望上去細如遊絲，正和一個黑點飛行馳逐，出沒無定，雙方鬥有好一會兒，忽聽一聲鵰鳴，黑點首先沒入雲空，那道五色光華也相繼不知去向。袁星卻從側面跑來，近前說道：「佛奴已將對頭引到遠處，少時便要飛來，帶了我們逃回峨眉。那對頭也頗靈敏，恐她發現，請仙姑到崖後面等去。」說罷，進洞將那大石夾起，引了英男，直奔崖後。到了一看，相離那座崩塌的雪峰已有三十餘里，中間還隔着許多崇崗峻嶺，甚是隱祕。仍擇了一個幽僻之所，先將那大石放下，靜等神鵰一到便走。

英男仰望天空，祇是一片昏茫，估量神鵰不會就回。便問袁星：自己尋取仙劍之事，除玉清大師外，並無別人知曉。適纔在鵰背上想起得之不易，雖求鵰、猿相助，也祇爲玉清大師事前指示，有借重異類之言，一時情急，說將出來。怎地今日之事這般湊巧，彷彿一切俱有人安排一般？是否玉清大師先有分派，事情纔這樣順手？袁星答道：「袁星事前也不知道。還是今日佛奴從姑婆嶺接應米、劉二人回來的前兩個時辰對我說，那日破史南溪都天烈火妖陣時，它在空中巡視，正遇它師兄白眉老禪師座下仙禽白鵰飛來，說它近來隨着我主人的父親，在龍藏山波羅境，參一微宗佛法。日前奉到白眉老禪師法旨，說佛奴近來功行俱都精進，不久便和它一樣，斷食換毛，靜等主人大功告成，即可一同飛昇。祇是還有一因三劫未完，命它隨時仔細。那一因便是仙姑昔日在凝碧仙府的前洞，與我主人結了姊妹之後，常常來往。偏巧神鵰每隔些時，要往老禪師處聽經，以

致撇下主人一個，被赤城子攝往莽蒼山去。仙姑去尋找主人，又被陰素棠逼走。主人得劍，仙姑本身有劫，事有前定。但是佛奴若非聽經之後起了貪心，與白鵰偷往北溟島絳雲宮盜取九葉紫靈芝，耽誤些時，仙姑遇見陰素棠的前一日恰好趕回。那就必定騎了它，同往莽蒼去將主人尋回，異日縱有災劫，也不致在莽蒼山陰被玄冰黑霜凍死。雖說仙姑經此重劫，免卻許多魔難，但佛門最重因果，佛奴造一因便須還果。也是仙姑運氣，白眉禪師知道達摩老祖渡江以前所煉的一口南明離火劍，藏在大雪山邊境一座雪峰底下，有瓊石匣封，不遇有緣人，不能得去。偏在二十年前，被一個異派中的女子知道，爲了此劍，不惜離羣脫世，獨自暗入雪峰腹內，闢了一座洞府，尋到那藏劍的瓊石匣。一見那匣上的字與她的名字暗合，越發心喜，以爲得了此劍，便可尋求佛門降魔真諦。心雖存得不壞，可惜錯解了詞意，那劍也並非她應得之物。以致她在雪峰腹內枉費心機，借她本來所煉三昧真火，凝成一團，將這石匣包圍，每日子午二時，連煉了二十三年，石匣依然未動。白眉老禪師因此劍早註定是仙姑所有，特命佛奴相助成功，了此一場因果。又因凝碧崖五府開闢在即，大受異派嫉恨，教祖未回以前，仙府左近常有妖人潛伏窺伺：一則覬覦仙府許多靈藥異寶，打算相機奪取；二則探聽機密。來人俱佩有絳雲宮神女嬰的隱身靈符，不和人動手，除了三仙二老幾位尊仙，簡直不易看破行藏。連佛奴一雙金睛神眼都看不出，幾次聞見生人邪氣，撲上前去，便是一個空，因此不敢大意。今日仙姑一上騎，便直往這裏飛來，先用雙翼將雪峰扇塌，引出那異派女子，再由袁星陪了仙姑前去盜劍。那女子一經追遠，必然想起洞中寶劍，趕將回來。佛奴等她不追，再從側面繞回。去了有這一會兒，想必也該回來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遠處坡下面隱現一個小黑點，由小而大，往前移動，轉眼到了面前，正是神鵰佛奴貼地低飛而來。英男、袁星見大功垂成，正在高興，準備起程回山，忽聽頭上一聲斷喝，一道五色光華從雲空裏電一般射將下來，跟着落下一個又瘦又乾、黑麪矮身的道裝女子。同時袁星也將雙劍拔出，待要上前去，卻被神鵰一聲長鳴止住。那女子一現身本要動手，一見鵰、猿是英男帶來，知道厲害，把來時銳氣已挫了一半，便指着英男問道：「我與道友素昧平生，爲何盜取我的寶物？」英男知道來人不弱，先頗驚疑，及見來人先禮後兵、神態懦怯，頓生機智，便答道：「我名余英男，乃峨眉山凝碧崖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門下弟子。此寶應爲我所有，怎說盜取？」

那女子一聽英男是峨眉門下，又見英男從容神氣，摸不出深淺，更加喫驚。暗忖：「來人雖非善與，但是自己好容易辛苦多年，到手寶物，豈甘讓人奪去？」不由兩道修長濃眉一豎，厲聲答道：「我名米明娘。這裝寶物石匣外面的偈語，明明寫着『南明自開』，暗藏我的名字；又經我幾次費盡辛苦尋到，用三昧真火煉了多年，眼看就要到手。怎說

是你之物？我雖出身異教，業已退隱多年，自問與你峨眉無仇無怨。我看道友仙風道骨，功行必非尋常。峨眉教下，異寶衆多，也不在乎此一劍。如念我得之不易，將石匣還我，情願與道友結一教外之交。我雖不才，眼力卻是不弱，善於鑒別地底藏珍，異日必有以報。道友如是執意不肯，我受了這多年的辛苦艱難，絕難就此罷手。漫說勝負難分，即使讓道友得了去，此劍內外均有靈符神泥封鎖，你也取它不出。何苦爲此傷了和氣？」

英男聽她言剛而婉，知她適纔嘗過神鵰厲害，有點情虛，仗有鵰、猿在側，越發膽壯。答道：「你祇說那劍在你手中多年，便是你的。你可知道那劍的來歷和石匣外面偈語的寓意麼？我告訴你，此劍名爲南明離火劍。南明乃是劍名，並非你叫明娘，此劍便應在你的身上。乃是達摩老祖渡江以前煉魔之寶，藏在這雪峰底下，已歷多世，被你仗着目力尋見。果是你物，何至你深閉峰腹煉了二十三年，仍未到手？聽你說話，雖然出身異派，既知閉戶潛修，不像是個爲惡的人。如依我勸，由我將此劍攜回山去，不傷和氣，以後倒真可以做一個教外朋友；否則漫說我，你不是對手，便是這一鵰一猿，一個是峨眉仙府靈猿，一個是白眉老禪師座下神禽，諒你也不是對手。」

那米明娘原是米黶的妹子，當年異教中有名的黑手仙長米和的女兒。祇因生時天色無故夜明，所以取名叫做明娘。兄妹二人，俱都一般矮小。尤其明娘，更是生就一副怪相奇姿，周身漆黑，面若猿猴，火眼長臂，一道一字黑眉又細又長，像髮箍一般，緊束額際，真是又醜又奇。左道旁門原不禁色慾，偏明娘人雖醜陋，心卻光明。自知男子以色爲重，自己容貌不能得人憐愛，如以法術攝取美男取樂，豈非淫賤？起初立志獨身不嫁，專心學道。後來見父兄行事日非，看不下眼去，幾次強諫。有一次觸怒黑手真人米和，幾乎用法術將她禁死。就在那一年，米和因惡貫滿盈，伏了天誅。明娘痛哭了一場，見乃父雖死，乃兄米黶仍然怙惡不悛，越想越害怕。她母親原是民女，被米和攝去成爲夫婦，早已死去。好在原無牽掛，便着實哭勸了米黶好幾回，終因不納忠言，兩下反目分手。明娘由此避開異派一干妖邪，獨自擇了名山洞府，隱居修道。自知所煉的道法，若說防身延年還可，於此中尋求正果，終究難免天劫。正教中又多半是父兄仇敵，而且也無門可入。在山中靜養了些年，便獨自一人出遊。仗着天生的一雙慧目，到處搜求寶物，到手以後，再用法術祭鍊應用。年復一年，着實被她尋見許多稀世奇珍。她既與人無爭，又不爲惡，見了昔日同黨，又都老遠避去。雖然形單影隻，好似閒雲出岫，倒也來去由心。

這一年無心中游到雪山底下，也是趕上雪崩峰倒，一眼望見千丈雪塵影裏暗藏寶氣。用法術驅散冰雪，跟蹤一尋，竟在地底尋到那個石匣。一看匣外偈語暗藏自己名字，並由

寶氣中看出匣中寶物是口寶劍，心中大喜。知道自己勢單力薄，那石匣內外有靈符神泥封鎖，不能容易取出。這般異寶，難免不被能人看破，前來奪取。見那雪山終年都是冰雪封鎖，景物淒厲，亙古人迹罕到，正合自己用處。還恐有能人路過發現，特意尋了那座雪峰。先本想用法術開通一個容身之處，無巧不巧，所開之處，正有一個現成洞府。那時高興，真是難以形容。因自己出身左道旁門，還未煉到闢食地步，每隔些日月，仍須出外採辦食物。便用法術將現成冰雪做了門戶，以備出入。地勢既極幽僻，又有天然冰雪做隱蔽，縱有人打此經過，也看不出。由此便在雪峰洞腹內，每日子午二時，用三昧真火燒煉那石匣。日裏又用她自己頻年積煉的明陽真火包圍石匣，晝夜不息地焚燒。直煉了二十三年，還是沒有煉開石匣。起初存着戒心，時刻都在提防。因石匣太大，不便攜帶，每值出門，雖然少去即回，也都加緊戒備。年數一多，見沒人來驚擾，不覺漸漸疏了一點防範。

這日剛剛在峰腹內做完了功課，忽然天崩地裂地一陣大響，地底迴音比英男在外面所聞還要厲害。她見峰壁未動，知道不是地震，是洞外雪峰崩墜。出洞覺着風勢有異，擡頭一望，見風雪中有一隻大黑鵰，金睛鐵喙，鋼羽翻起，端的是千年以上神物。知道雪峰崩墜，是被大鵰雙翼扇塌。猛一動念，暗忖：「自己孤身一人，無論多好洞府，祇一出外，連看守的人都沒有。又不敢濫收徒弟，以防學了左道爲惡，給自己造罪。難得遇見這麼神駿的一個異類，如果用法力將它收下，不但可以當做坐騎，而且有事出門時，也可用它看守洞府。」主意想好，便即飛身上去。誰知那鵰厲害非常，用了許多法術法寶和飛劍，竟不能傷它分毫。

那鵰不但善於趨避，捷如星飛電駛，而且狡獪非凡，竟好似存心和自己開玩笑似的。追逐了一陣，打算知難而退，卻又飛近身來引逗，追去卻又凌雲遠颺，無奈它何。恨得明娘咬牙切齒，決計非擒到手不可。後來越追越遠，經了好些時候，纔想起一時疏忽出洞，見鵰以爲手到擒來，竟然飛身而上，洞府忘了封鎖，萬一有能手經過，看破寶物，如何是好？心裏一驚覺，便捨了鵰不追，忙着飛了回來。剛一進洞，一見火光熄滅，石匣不知去向，知道中了敵人誘敵之計。當時急怒攻心，追了出來，飛身高空，運用慧目四外一看，正見神鵰飛行方向。忙用遁法迎上前去，恰是兩下同時趕到。祇見一個少女，旁邊立着一個大猩猿。纔一照面，便看出袁星寶劍不比尋常。暗想：「此女雖然年幼，手下鵰、猿已是如此，本領可想。」不敢造次，強忍了怒氣，上前搭話，打算以情理感動。末後一聽說南明劍和英男與一鵰一猿的來歷，雖知不妙，畢竟神物難捨。略一盤算：「此寶費了如許心血，豈容她唾手而得？自己雖在旁門，煉了許多狠毒邪法，從未使過。那女子身旁猩猿的劍已非尋常，若憑飛劍，絕難取勝。除了暗下毒手，是無法退敵的。」